



2011年12月20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交2011年12月19日厄立特里亚国外交部长奥斯曼·萨利赫就2011年12月5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023(2011)号决议给阁下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在安理会成员中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拉亚·德斯塔(签名)



## 2011年12月20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2011年12月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023(2011)号决议，对厄立特里亚实施扩大的、入侵性制裁。厄立特里亚通过最近向安全理事会写信，强调了这项决议没有事实根据，毫无法律依据可言。

厄立特里亚一再强调，美国置联合国机构的一切规范程序和规则于不顾，硬性推动通过这项决议，这样做具有政治和报复动机。安全理事会2009年12月通过的第1907(2009)号决议也是如此。在这两项决议中，美国利用了对厄立特里亚提出的、主要是由其本国情报部门及其代理人编造的无端指控，同时违背既定的“平等武装”原则，通过显而易见的阴谋剥夺厄立特里亚要求得到公正的听询和作适当法律辩护的基本权利。美国采用拖延手段，实际上封杀了厄立特里亚国家元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发言的正当请求。而它最终在最后一刻态度软化后，又通过令人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和安排，确保发言不会发生。

安全理事会第2023(2011)号决议将至少在短期内对厄立特里亚不懈地谋求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为双支柱从事国家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它还会加剧本区域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危害区域和平与安全。但这一不应有的决议的最大受害者是国际公正与合法性。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性和道德权威来源于国际社会对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信任，因此，安理会理应履行其庄严的义务。华盛顿在半个世纪里第三次被允许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以公正与和平为代价惩罚一个弱小民族。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包括对决议投赞成票的成员对这种状况的不适在安理会的正式发言以及私下对厄立特里亚派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的同情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厄立特里亚肯定并感谢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尤其是俄罗斯联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为了使理智占上风而作出努力，以便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注入一种分寸感和平衡感，不过它认为，原本可以作出更多工作完全废除这项决议。

在2009年12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907(2009)号决议期间和之后，厄立特里亚向安理会递交各种信函，指出其在程序上和实质内容上的谬误。厄立特里亚还作出全面回应，揭露“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对它的多种毫无根据的指控的错误。厄立特里亚一直感到失望的是，它的真诚解释并未得到安全理事会应当给予的认真审议。

厄立特里亚表示强烈遗憾的是正在设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其中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基本的自卫权得不到维护，而对一个民族的生计和命运具有深远影响的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的决定沦为赤裸裸的权力和数字游戏。虽然对现有趋势基本感到灰心，即便对本信能产生多少结果不抱太大希望，厄立特里亚仍然感到有义务说

明它对第 2023(2011)号决议的立场和观点，并再次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纠正它们不公正地对厄立特里亚人民犯下的错误。本着这一精神，厄立特里亚将简要地强调说明第 2023(2011)号决议主要段落所含的法律和事实谬误。

#### 1. 对厄立特里亚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的尊重

安全理事会在第 2023(2011)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二段中重申“尊重索马里、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以及该区域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这一点与《联合国宪章》的一般宗旨和原则以及第二条第一项相一致。但就厄立特里亚而言，这一承诺是否真的得到尊重？或者只是作为一种陈词滥调列入其中，而实际上与事实真相相佐？鉴于以下无可反驳的理由，厄立特里亚相信是后者：

厄立特里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遭到埃塞俄比亚的侵犯，该国继续违反《阿尔及尔和平协定》以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第二条第四项以及第 33 条的规定，占领厄立特里亚的巴德梅镇和其他主权领土。经过多年来美国唆使的搪塞推诿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阻挠，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于 2008 年 8 月 25 日提交报告(见 S/2008/630)，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它已经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并认为其本身职责已尽，并“重申其《声明》提出的情况考虑和法律说明，强调 2002 年 4 月的《划界裁定》和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委员会进一步说，“2008 年 1 月 17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标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附件所确定的边界点的地图。联合国制图员办公室留有另一份地图副本，以供公众查阅”。

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由于美国的保护影响，安全理事会仍然受到阻碍，没有要求埃塞俄比亚撤离。的确，厄立特里亚在其与吉布提的仍处于调解过程的争端上遭到过分指责，但第 2023(2011)号决议对埃塞俄比亚侵犯厄立特里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却默不作声。相反，序言部分第四段只是隐晦地提到此事，安全理事会在该段中吁请“该区域各国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便为非洲之角持久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并鼓励“这些国家为非洲联盟努力解决这些争端提供必要合作”。

人们也许会推测添加这样一个段落完全是为了提及非洲之角的其他边界争端。另一方面，又可能是蓄意地选择了含糊不清的措辞，以达到险恶的目的。事实上，这一点得到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2 段的强化。安全理事会在该段中“支持非洲联盟呼吁厄立特里亚解决与其邻国的边界争端，呼吁有关各方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关系正常化，促进非洲之角的持久和平与长期安全，鼓励有关各方为非洲联盟解决这些争端的努力提供必要合作”。

鉴于该决议第 4 和第 5 段涉及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的边界争端，很明显第 2 段仅仅提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问题，而且是有些偷偷摸摸地提及。

这是无视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最终划界和标界裁定的，而该委员会在根据殖民时代的条约和国际法划界方面拥有唯一的管辖权（《阿尔及尔和平协定》第 4.1 和第 4.2 条）。应当强调，《阿尔及尔和平协定》第 4.15 条规定，委员会的划界和标界决定是最终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各方必须尊重以这种方式确定的边界以及对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争端现在已成为占领问题，这在法律上已经结案，安全理事会不能通过语义上的颠倒，将责任推卸给非洲联盟。它容忍埃塞俄比亚不受惩罚地占领，与它在序言部分段落中坚决表示的对尊重厄立特里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誓旦旦的承诺不一致。

厄立特里亚的政治独立也没有得到第 1907(2009) 号决议及其后续的第 2023(2011) 号决议的尊重。美国多年来一直起劲地谋求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与对维护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的真切关注毫不相干。这些措施的采取并不是因为美国真的相信厄立特里亚确实从事蛮横的恐怖行径或破坏邻国稳定的行为。美国对厄立特里亚过分的敌对态度，源于它不能容忍厄立特里亚在事关其重大利益的事项上维护保持政治独立的权利；原因是厄立特里亚没有卑躬屈节地迎合美国主要是针对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政策偏好和苛刻的解决条件。维基解密报告中的下列节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国务卿在 2008 年 3 月 1 日发出的一份密电中，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寻求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和联合国部队派遣国的支持，以对厄立特里亚实行制裁，“原因是该国干涉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尤其是最近拒绝恢复对该特派团的燃料供应”。这份密电还说：“潜在的选择办法包括：对厄立特里亚主要政府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对同样的这些官员和（或）其他厄立特里亚资产/资源实行资产冻结；对厄立特里亚包括矿业在内的资源实行贸易、投资或其他限制；对厄立特里亚实行武器禁运。

## 2. 所称的厄立特里亚对武装反对派团体的支持

在第 2023(2011)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七段和执行部分第 1 段中，安全理事会表示“表示严重关切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报告中的结论”，并谴责厄立特里亚“继续向包括青年党在内的参与破坏索马里和该区域和平与和解的武装反对派团体提供支持”。

厄立特里亚在 2010 年 10 月 20 日的回复详尽地阐明，安全理事会不能未经严格核实和审查而根据表面叙述轻信“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的调查结论。监察组自己承认，它的报告是根据“外国执法机构”、“厄立特里亚在职的政府联络人员”、“前军事或外交官员”以及“厄立特里亚直接涉入走私人口活动的个人”提供的报告整理出来的。监察组还自己承认，它收集和核实证据的方法达不到司法标准。而美国默示和公开的政治干涉使这一情形大大地加剧。的确，南非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在发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它们警告不要将监察组的工作政治化，不要急匆匆地毫无根据地得出结论；这些重要主题我们将在后文述及。

关于事实真相，厄立特里亚希望重申并强调下面主要的几点。

- 索马里境内的战争不是由厄立特里亚向青年党或该国其他交战的派别提供军事和(或)财政支持挑起的，也不是由这种支持助长的。厄立特里亚没有让索马里战火燃烧的政治意愿或兴趣，也没有这种财力和后勤能力。厄立特里亚与青年党没有政治从属关系，没有对其表示同情，而后者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厄立特里亚的援助。的确，厄立特里亚对与时代不合的政治伊斯兰或其他基于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反应冷淡，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得到支持或信奉，无论它们有“激进”还是“温和”的标签，因为厄立特里亚坚信这种派别方式并非灵丹妙药，不会使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这些事实是美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其他诋毁者所熟知的。不过它们仍然选择每有机会都维持这一谎言并使谎言复活，以推进其别有用心。最近又编造了指控，这会儿是以肯尼亚为主要喉舌，指控厄立特里亚向青年党运了三架飞机的武器，以前还指控厄立特里亚向索马里派遣了 2 000 人的部队，而所有这一切是相同的政治游戏的一部分。别忘了索马里监察组以前在报告中指控包括埃塞俄比亚、也门、利比亚和卡塔尔在内的若干国家违反武器禁运，尽管它在这样做的时候附有一些说明和保留。但从很早起，美国就决定把制裁的雷达瞄准厄立特里亚，而且仅仅是厄立特里亚。正如我们在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报告”的回复中所详细解释的那样，厄立特里亚被控向“与青年党有关联的个人”提供的资助为几十万美元。厄立特里亚确实没有卷入浪费公共钱财的行当。此外，监察组自己承认，青年党每年从税收、海盗等方面取得达 5 亿多美元的收益。青年党从过渡联邦政府以及索马里的其他黑市来源取得武器，这一点也为监察组所承认。所以对厄立特里亚的指控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此外，在整个事件中轻易地轻描淡写的是，索马里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遭到若干行为体以各种理由不断地侵犯。
- 厄立特里亚在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的报告”的回复中详细地解释了笼罩着非洲之角的低强度冲突的起源和性质。非洲之角敌对的武装运动和政府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已有数十年之久。它们并不是当今的现实引起的，也绝不是过去数年来困扰本区域的下列重大灾难和混乱的主要原因：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战争；索马里持续 20 年之久的内部冲突；苏丹境内的战争。因此，无视这些现实，将厄立特里亚说成是罪魁祸首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理会在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7 段中“要求厄立特里亚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破坏各国稳定的行动，包括通过提供金融、军事、情报和非军事援助，例如为武装团体提供训练中心、营地和其他类似设施，提供护照、生活费或旅行便利”，该段是污蔑活动的一部分，其散布的目的是要把

厄立特里亚搞臭。例如，埃塞俄比亚当局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唆使和怂恿下，迄今继续向厄立特里亚若干武装的反对派运动提供军事、财务、政治和外交支持，体现于除其他外，本月早些时候它在埃塞俄比亚阿瓦萨主办了颠覆性会议。此外，厄立特里亚在其给“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报告”的回复中已详细解释了其基本戒律和对区域安全与合作邻里政策的承诺。

### 3. 对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

第 2013(2011)号决议第 8 段“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该区域国家，为确保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5 段和第 6 段规定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根据本国授权和立法并依照国际法，在其境内、包括在港口和机场，检查进出厄立特里亚的所有货物，如果有关国家掌握的情报让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货物中有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5 段或第 6 段禁止供应、销售、转移或出口的物项……”。

首先，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给予敌对势力很大的酌处权，对区域和谐与稳定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事实上，第 2023(2011)号决议在这样做的时候，引入了新的因素，播下了潜在的区域摩擦和冲突的种子。从更实质的层面来看，它旨在通过不对称做法制造的潜在的区域失衡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加剧、而不是煽动潜在的冲突。美国由于其自己更知道的原因，通过最近的行动，推动非洲之角进一步军事化。除了它设在吉布提的 Lemonier 营的军事基地外，华盛顿还在过去几个月里还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新的无人机空军基地。作为这些方案和相关军事方案的交换，美国对本区域的军事援助近年来大大增加。具体就埃塞俄比亚而言，该国政权目前正在进行疯狂的军事采购，它最近购置了坦克和其他武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其他捐助者主要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向该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可以回顾的是，美国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它免除了对北朝鲜的武器禁运，2007 年破例允许一批武器运往埃塞俄比亚。

在这样的高度军事化的区域背景下，为什么如此着迷于厄立特里亚为自卫目的“可能购置武器”呢？厄立特里亚希望强调等式的这一面，不是因为它有军事化的欲望，而仅仅是要揭露第 2023(2011)号决议设计者的图谋。厄立特里亚还希望重申，它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取得自卫武器。安全理事会不能忽左忽右：一方面容忍在美国的默许下由一个好战的邻国对厄立特里亚主权领土的非法占用，同时却对厄立特里亚实行片面的武器禁运。

### 4. 防止征收侨民税

征收各种税当然是一个国家特有的权力和主权，也是只关系到其公民的独有事项。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10 和第 11 段不仅违反了这些规范，而且内容充斥如此侮辱性措辞和严重的事实错误，以至于厄立特里亚吃惊地想搞清楚为什么这

一普通的无害做法竟会遭到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仇恨和恐惧。在这方面，有意思的是早在 1999 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战争期间，克林顿当局就在严肃地探讨如何通过单方面措施遏制侨民税和侨民汇款。

厄立特里亚从来没有像第 2023 (2011) 号决议第 10 段推定的那样利用侨民税来“破坏非洲之角的稳定或……用于采购武器和相关物资转交给武装反对派团体”。说来奇怪，从这一税项累积的有限收入被神秘化，并被无限夸大。但是不管实际数额如何，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税项是非常合法的，无可指责。设立这一税项的国内立法没有引起争议；社会目标是高尚的；税率为 2%，所涉数额按任何标准来说都不繁重。鉴于这一税种的收益被用来为战争烈士遗属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或)用于国家重建和发展，个人的捐款在侨民所在国理应享受用于慈善目的的类似款项可得到的减税待遇。无论如何，这不应成为官方奚落或政治迫害的理由。美国最不能虚伪地叫嚷违规，防止厄立特里亚对其公民收税。事实上美国向其海外公民全额征收所得税。为此，它经常利用各种非正规手段，包括通过合格中介机构方案，让外国银行披露美国国民的账户；美国司法部向外国银行发出法庭传票；制定支持向美国富人发出行政传票的国际公约；以及与具体国家订立双边协议，在国税局进行刑事和民事税务调查以评估和确定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额时，请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厄立特里亚没有像第 11 段根据“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的虚假报告所不实地宣称的那样，“使用敲诈勒索、暴力威胁、欺诈和其他非法手段”对其侨民征税。所有政府都采用法律规定的适当执法措施来控制逃税。同样，厄立特里亚也制定了有关国内法律服务的明确执法措施，例如不履行财务义务就不得有房地产财产享有权等。不能想入非非地将这些措施曲解为具有司法外性质，厄立特里亚从未试图在国外执行这些措施。因此，安全理事会在不做一点点核证的情况下轻信地接受监察组的歪曲报告，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第 11 段进一步威胁居住在各国的厄立特里亚守法公民，如“违反本段的禁令和有关国家法律在其境内正式或非正式代表厄立特里亚政府或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行事”，将由其所在国采取任意的法律行动。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居住在国外的厄立特里亚国民没有涉入作为厄立特里亚政府的代理人征收侨民税。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没有法定权力，并未代表政府收过侨民税。就这些所称的做法进行推测的“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报告，以种种暗示和厄立特里亚的死敌蓄意散播的虚假情报作为其结论的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和厄立特里亚的其他诋毁者都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真的。它们以前为在政治上离间厄立特里亚政府与其侨民的一切努力，它们以前为将侨民争取过去并吸收为“反对派”的一切企图，都惨遭失败。它们现在又动用这种政治迫害作为报复手段，以胁迫他们服从。

美国事实上已通过走后门的方法开始对厄立特里亚人实行非法限制，以阻挠他们汇款。美国一些银行奉国务院指示，已中断了与厄立特里亚银行的代理行联

系。第 2023(2011)号决议是不能对这些行动作出合理解释的，因其严重侵犯了这些公民在没有任何官方阻碍的情况下自由地处置自己收入的权利。几乎所有国内投资法以及国际投资保护协议和公约，都不加限制地允许企业汇回利润，允许外国工人汇款，以用于其在本国的投资和(或)扶养亲属。因此，美国最新采取的做法是对这些普遍权利和做法的严重侵犯。

## 5. 干扰投资和财务交易

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12 至第 14 段源自欺骗性的假定，并将其延伸开来，以遏制在厄立特里亚的投资，不然就要由监察组和怀有敌意的国家进行“侵入式”监督，以骚扰厄立特里亚，使其脱离发展道路。的确，政府在今年第三季度刚开始有了从采矿业得到的初次收入，决议第 12 段就基于荒谬的推测而实施限制措施。该段写道，“[安全理事会]表示关切……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有可能为破坏非洲之角稳定提供资金，呼吁厄立特里亚表明其公共财政是透明的，包括为此与监察组合作，证明这些采矿活动的收入没有用于违反相关决议……”。通过扭曲的逻辑，举证责任从原告转给了被告。

第 13 段进一步写道：“[安全理事会]决定为防止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资金被转用于资助违反第 1844(2008)号、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或本决议的活动，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要求在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经商的本国国民、受其管辖的人和在其境内组建或受其管辖的公司保持警惕，包括为此颁布尽职调查准则，并在这方面请委员会在监察组的协助下起草供会员国选用的准则”。

措辞的变换令人困惑。对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12 段所表示“可能的使用”的推定和关切到了第 13 段中立刻变成了明确的“事实陈述”，以引起对厄立特里亚主权预算特权的阻碍。事实上这不是该决议设计者的主要目的。其用意是设置复杂的障碍，吓走采矿业中现有的和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在这方面，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对该条款的方式和合法性所表示的重大保留，揭示了该决议设计者的真实意图，这种意图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的观点不一致。

必须指出，尽管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与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大规模的边界战争，并在其后发生了很多不幸和敌对行动，厄立特里亚在社会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记录，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过去 20 年里，学校就学率增长了 400%。过去 8 年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 6 倍，并开办了若干在空间上分布开的新院校，以推进政府关于公平的区域发展的承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学费全部免除，政府还负担高等学校的住宿费和其他费用。在保健部门，疟疾造成的死亡率非常高，在独立后的初期年死亡率徘徊在 18 000 例左右。政府开展的密集方案现已带来了真正转变，疟疾造成的死亡率已降到个位数字。脊灰炎已被根除。孕产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分别降低了 51.3%和 53.7%。在过去 8 年里，政府已兴建了 5 家省医院，在首都建成了 1 家国家中心医院，以补充由保健站和诊所组成的广泛网络。根据所有公民享有生命权的基本原则，保健服务的提供、包括住院



病人的治疗得到很大程度的补贴。政府继续向受特定慢性病、如糖尿病困扰的弱势群体免费提供基本医药。政府一直在以所需的魄力和承诺来执行这些方案，因为它们是国家发展义务和优先目标的一部分。

关于社会安全网，政府继续从其年度预算拨出多达 5 亿纳克法的很大一笔资金，用作烈士家人和战争致残人员的生活费。在大家庭体系仍然完好、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灵的社会，政府一直努力在公平合理的范畴内维护收入差距。在公共部门，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包括级别最高的政府官员的工资间的差异为 1: 8。(厄立特里亚的基尼系数虽然计算不准，但一直属于本区域最低的系数之列)。

公共开支并不限于社会部门。在国内私营部门还不太强的国家，政府继续担负着在必不可少的物质结构方面进行投资的重任，以改善快速经济增长的条件。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厄立特里亚的诋毁者所明晰的。的确，它们主要的忧虑不是对来自采矿的更多收入被一个喜欢冒险的政府肆无忌惮地用来“破坏非洲之角稳定”的有充分根据的担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瘫痪厄立特里亚具有前景的经济发展，推进其他具有敌意的目的。第 2023 (2011) 号决议第 12 至 14 段将对采矿业的阻碍延伸到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厄立特里亚的投资环境搞乱，促使该国发生经济危机，随之引起政治动乱和混乱。其另外的目的是像我们在下文说明的那样，给予“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监察组”广泛的干预和侵入权力，以表明应进一步加强制裁。

## 6. 扩大监察组的任务范围

厄立特里亚在今年 10 月 20 日的回复中，提请注意监察组在履行职责时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不偏不倚和公正性。如同厄立特里亚以具体事例说明的那样，监察组成员在攻击厄立特里亚政府、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令人尊敬的厄立特里亚海外守法侨民、以及包括一些荣誉理事会在内的厄立特里亚的外国朋友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事实上，厄立特里亚的保留意见已得到了安全理事会重要成员的认同。南非共和国马沙巴内大使在表决后发言说，“我们呼吁监察组专业、不偏不倚和客观地履行源自第 1907 (2009)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责任和任务授权。监察组绝不应受到其任务授权之外的政治考量的影响。重要的是，监察组在它协助安全理事会执行这些措施而开展的工作中，应当严守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样，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抵制任何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利用监察组的诱惑。”同样，俄罗斯联邦大使、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遗憾地说：“决议的案文包含了一系列缺乏充分基础的规定，并且专家组的作用被扩大到无法估量的程度。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指出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期间的‘有计划的恐怖袭击’。俄罗斯联邦坚决

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但是，在这件事上，安全理事会没有获得有关厄立特里亚参与这一事件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监察组缺乏客观性、专业性和对厄立特里亚的政治偏见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可以回顾的是，监察组在其授权范围限于索马里时，就错误地宣称厄立特里亚于2006年部署了2000人的部队。尽管厄立特里亚一再请监察组承认它的错误，但监察组迄今都拒绝作出正确陈述，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监察组与美国当局沆瀣一气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发言更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大使说，“美国将同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以及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制裁委员会一道努力，为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公司制定自愿准则”。人们还可以回顾，正是这位大使曾于2009年初向埃塞俄比亚总理吐露，她将推动通过一项有别于第1844(2008)号和第1862号(2009)号决议的“独立的制裁决议”(维基解密文件)。

鉴于上述事实，厄立特里亚吁请安全理事会修改监察组的授权、章程和组成以及工作方法，确保各成员在合法性、不偏不倚、客观性和专业完整性的范畴内开展工作。厄立特里亚认为，对客观性和中立的考量要求监察组成员不应与对厄立特里亚暗藏具有敌意的议程的主要国家有任何政治或商业联系。如果监察组的成员从一开始就来自原告圈子以外的国家，因而组成平衡，原本监察组会更为中立，更为可信。此外，监察组收集和核实资料的基本规则要求进一步周密审查，更为明晰，以确保不像监察组以前的报告基本上那样，使真相成为政治操纵的牺牲品。在厄立特里亚所处的两极分化的区域环境和美国不间断的敌对状况下，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果核证进程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来源提出指控，然后由同一圈子的其他来源加以证实，则所提出的一连串毫无根据的指控就会被当成真相。不幸的是，以前“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的报告就是这样。厄立特里亚进一步注意到，支持第2023(2011)号决议的大多数国家在对解释其行为时都援用了监察组的报告。因此，这一恶性循环的危险是十分清楚的。

厄立特里亚当然依然呼吁完全废除第1907(2009)号和第2023(2011)号决议，因为它们主要是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议程。具体就第2023(2011)号决议而言，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加蓬和尼日利亚就公开承认，它们并不直接熟悉眼下的情况，它们是应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的要求行事的，而令人遗憾的是，伊加特已变成为外部利益和监察组的报告服务的工具。这只能引起对厄立特里亚被控罪名的法律适当性和有效性的严重疑问。为此，厄立特里亚请求予以全面纠正，同时强调，除非上述要求得到安全理事会的适当处理，按第2023(2011)号决议第16段所述扩大监察组的任务范围不会有利于公正和公平。第2023(2011)号决议的设计者暗怀的希望事实上是造成日益恶化的条件，这样厄立特里亚就会陷入愈演愈烈的制裁循环中。但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在表决前发言时警告不要形成这一显而易见的趋势，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区域和平与安全。

有鉴于此，厄立特里亚敦促安全理事会：

(a) 设立一个独立的不偏不倚的可信机构来取代监察组，因为监察组由于缺乏独立性、专业性、不偏不倚和客观性，而且易受政治影响，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的支持；

(b) 审查并废除有关的不应有的措施和决议，它们以在法律和事实上没有依据的编造的无稽指控为基础，主要是因误导的具有敌意的目标而产生。

外交部长

奥斯曼·萨利赫(签名)

---